

荷兰莱顿大学荣休教授村冈崇光：

## 叙利亚语学者在文明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

李卫峰 张泓玮

村冈崇光于1938年出生，长期从事古典语言学研究，是世界著名的闪语学者。2017年，英国国家学术院因其在圣经语法、句法方面及圣经七十士译本(Septuagint)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，授予他当年的Burkitt奖章。村冈先生自荣休后，一直致力于为二战时期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义务讲学。今年3月，他应上海外国语大学邀请来沪，期间接受了《文汇学人》的采访，就闪语研究的诸多基本问题给予解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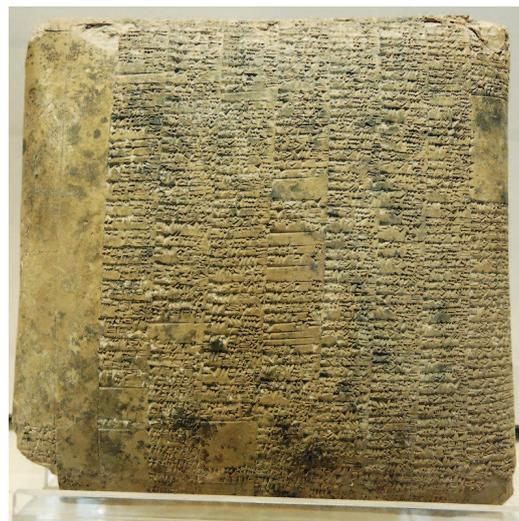
**文汇报：**村冈教授，首先能否请您大致介绍一下闪语研究的概况？比如起源、主要代表性学者、主要学派等等。

**村冈崇光：**好的。闪语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，大约在19世纪才形成。闪语研究下面有诸多分支。在闪语研究兴起之前，其中的几个分支比如希伯来语研究、阿拉姆语研究已经存在于神学院的课程之中了。要想成为神父(牧师)，就必须完成希伯来语、希腊语的学习，有时还要学习阿拉姆语。所以在闪语研究诞生前，希伯来语、阿拉姆语的研究已经开展数个世纪了。随

着新的闪语文献的发掘——这些文献当时还未能破解——开辟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即闪语研究。

我认为，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发现的阿卡德语文献，相当程度上拓宽了闪语研究的视野。与此同时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在西方获得了长足发展，这种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当时主要在印欧语系中开展，比如拉丁语、希腊语、梵语等。研究希伯来语、阿拉姆语的专家们开始对在一个包含了阿卡德语、阿拉伯语、叙

(下转6版) →



↑最早的阿卡德语文词表

←阿卡德王国建立者萨尔贡的青铜头像

← (上接4版)

界为主，其他还分布在哲学界、宗教学界、外语界，星散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。而闪语族历史比较语言学则尚未展开，只有零星的几篇论著。这次借老先生之行，使来自不同学术背景、不同地域的学者们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。

在北大讲座的最后阶段，村冈先生讲了几个用东方经典解读《圣经》的例子。浪子回头寓言里老爸的心情，钦定本翻译成“compassion”，和合本翻译成“慈心”。而村冈先生从中国典籍找出“断肠”二字，用它来翻译希腊语原文的σπλαγγνιζομαι是最贴切的。耶利米书6:11中יום מלא二词，表层意思是full of days，和合本翻成“日子满足的”，这个词组的传统解释是“年岁大的”。而村冈先生从《史记》等中国典籍中找出“春秋富”正好和יום מלא字面上完美对应，意义上“春秋富”指“青春鼎盛，还有很多春秋可度”。联系到上下文，这个意思更加符合逻辑，更加贴近原文意思。随后先生向听众展示了他去年获得的Burkitt勋章。他说这枚奖章说明，东亚人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东亚文化背景，在西人占主导的闪语研究中贡献出自己的智慧。在提问阶段，有同学提及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时想攻读《塔木德》，却被一位拉比告知中国人很难学好《塔木德》。村冈先生说到他的日本导师在德国求学期间，在图书馆看到毫无犹太背景的闪学大师卡尔·布罗克曼(Carl Brockelmann)看《塔木德》像翻看一份德文Zeitung(报纸)一样轻松。先生用这段经历，勉励中国年轻一代大胆投身闪语研究。

**村冈**先生今年2月已经年满八十。刚下飞机，我接过他的随身背包时，大吃一惊，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拎过最重的背包之一了，老先生背着它飞了大半个世界来到上海。包里一台老式MacBook Pro占据了一半重量。这台机器大概是摔过一次，老先生用几块胶布粘了一下。他胸口放着一

副老花镜，但没见他用过，目光相当锐利。上课时，他捡粉笔头、黑板措的动作也十分敏捷。我给他在上外准备的教室有120平方米，他声如洪钟，不用话筒声音也很清晰。在北大开讲时，上午转了转燕园，晚上讲座在历史系的地下室，再加上到宾馆两个来回，我算了下，这天他们夫妻俩走了2万多步。晚上他还是站着讲了2个多小时。在回去路上，他还兴奋地跟我讲，他数了一下，有十位同学是站着听完讲座的。桂子夫人说他们家住在Oegstgeest，老先生都是骑50分钟自行车去莱顿大学上课。耄耋之年，除了耳朵有点重听，身体像60多岁的人。我问他有什么秘诀可以保持健康，他说他除了做学问，其他都很随便，没啥秘诀。

的确，老先生和夫人是典型的日本人性，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他们的行事准则。在高铁上，先生买了一份便当和三份豆沙馒头，他本来想一人一个。但我那天实在太饱，婉拒了。然后老先生拿起豆沙包，一小口一小口地用20

分钟慢慢吃完。

已经78岁、毕业于御茶水女子大学化学专业的桂子夫人，每堂课也都会坐在教室里，认真听课，笔记比所有人都要认真。村冈先生发的课文录音里，有时也能听到桂子夫人轻声跟着念。下课后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叙利亚语真的太难了，完全记不住。”我们问：“这节课您应该听过好几遍了吧？”她回答：“无数遍了，每次我都听，就是记不住。我完全没兴趣，但是他喜欢，他沉浸其中，我只能跟随他。”说着，她指了指讲台上满头白发的丈夫。

老先生做学问认真，但不妨碍他童心未泯。由于离开日本半个多世纪，有些汉字记不清笔画，这时旁边的桂子夫人就会一边在他手心里给他提示笔画，一边略带嘲笑地叫他一声“Sensei”，先生有时会不好意思地笑笑。看到高铁车厢里显示的速度，他立刻搜了新干线列车的资料，比较一番后，会心地地点头。复兴号列车四个半小时的车程，老先生只休息了一个多小

时。近三个小时里，他回邮件，准备讲义，看荷兰语新闻。工作间歇，还喜欢玩玩数独。

我们读的第一段文献是《创世纪》39章7节，讲到约瑟的主母引诱他，中文是“以目送情”，英文是cast her eyes upon Joseph。但先生指出原文是单数，一只眼睛，随后滑稽地模仿起用一只眼睛挤眉弄眼，引得大家笑起来。轻佻的主母形象惟妙惟肖，一段文本比较就这样被大家牢记。

先生用英语讲课，语速缓慢但流畅，langsam aber stetig(德语：慢却稳)。后来发现，他的日语也是同样不徐不疾的风格。或许正是这种心态和风格让他保持健康。

村冈先生，感谢您带给我们的学问、教养和品格。祝您德崇寿永，光被后学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！村冈先生！これからもどうぞ宜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！（万分感谢村冈先生！今后仍请多多关照！）

(作者单位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)